

永远的思念

□蒋春昇

去年12月19日下午我原部队文艺宣传队队长贾友信,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76岁。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与悲痛。思念的泪水夺眶而出,难忘的往事又历历在目。

我与贾友信相识于1970年12月,他是我在部队时的第一位领导。

那时我刚入伍,没过新兵连生活就直接到团文艺宣传队工作。贾友信为文艺宣传队长。到队里没几天,贾队长就将一支降E调的中音乐器交给我,让我跟着老队员学吹号。

从未碰过这类乐器的我起初有些犹豫,他鼓励说:“只要刻苦练,虚心学,就没有学不会的乐器。”在我练号10多天后的一天,我们宣传队接到了吹奏音乐迎送山东省慰问团的任务。贾队长硬把我拉进了乐队参加吹奏。

那天吹号我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为不影响整体吹奏效果,我有意压低声响轻轻地吹,一边吹一边冒汗,心里发虚,手指不听使唤,真正尝到了滥竽充数的滋味。

他告诉我说,不在这种场合下多磨炼,吹号的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正是在他的硬逼之下,我的吹号水平才有了后来的进步。

当年进宣传队时有七八名新队员,贾队长生怕我们这些新兵想家,便想法改善伙食,星期天他亲自下厨,做饺子、蒸馒头,还购买了平底锅做煎饺。

一次吃羊肉馅饺子,在家时我是不吃羊肉的,主要是受不了那膻味。羊肉饺子吃不吃?我还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拿定主意,决定硬着头皮少吃几只了事。

没想到的是,贾队长见我碗里没有饺子后,又给我加了一些,不停地说:“羊肉饺子好吃,多吃点、多吃点。”饺子下肚后,虽说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甚至有呕吐之感,但他的这一举动,却一下子缩短了我与他的距离。对这位长我7岁的领导多了一份兄长之感。

贾队长对文艺宣传业务熟悉,多才多艺。他精通多种乐器,如黑管、喇叭、二胡、木琴、扬琴、大提琴等。

当年在他的重视下,队里购置了很多西洋乐器,小号、中号、大号、长号、黑管、手风琴、黑管等一大堆。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团一级文艺宣传队有如此规模的乐器是不多见的。这些“洋”玩意儿在为部队文艺演出、野营拉练中发挥了大作用。部队行军途中当

雪的品质

□侯求学

雪,有它的自信  
它从远方来  
借了北风的吹送  
却没有北风的肃杀  
飘逸、潇洒  
它的信念  
它的目标  
只是让世界更加纯洁  
更加清静

雪,无限地宽容  
任由你憎恶、埋怨  
任由你污蚀、抛弃  
当阳光重新驾临  
它天使一样地悄然离去  
无论你惋惜挽留  
还是额手称庆

它的信念  
它的目标  
只是让世界更加纯洁  
更加清新

雪,爱憎分明  
本自高洁  
虽被误解为遮掩污浊  
可它何曾为谁漂白罪恶  
来去无声

枯禾却得到它的滋润  
默默地向春天潜行  
它的信念  
它的目标  
只是让世界更加纯洁  
更加清明

战友们疲劳时,我们在关键地段,用这些乐器吹奏“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骑兵进行曲”等歌曲,鼓舞指战员斗志,增加克服困难的信心。

他一直坚持编排文艺节目一定要紧贴部队实际,多创作、演出一些反映部队训练、生活方面的节目,因此当年演出的文艺节目颇受指战员的欢迎。宣传队还先后多次参加军、师文艺会演,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还善于培养人才,推行老帮新的传帮带办法,让更多的战友学会了新的乐器,做到了一专多能。当年在团宣传队人才紧缺的情况下,他还输送了多名业务骨干和文艺人才到师文艺宣传队。他说,让这些同志到上一级文艺宣传队锻炼,可以学到更多的新东西,对个人成长进步有好处。至于团宣传队缺少人才,可以继续选拔、培养。

老队长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乐器声了。他退休后玩乐器的喜好一直没有变。还经常将演奏的一些音乐视频发到群里,让大家欣赏。每次宣传队老战友聚会时,他都会参加乐器合奏和独奏,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

他走了,带着遗憾走了。退休后,他担任山东滕州市科技摄影协会会长,在他的策划、组织下,举办了十多次规模较大的图片展览,数十本大型画册陆续出版。他目前正在策划搞“科普画廊”,数月前,还让我提供了8幅以科普为主要内容的剪纸作品给他,准备在“科普画廊”建好后进行展览宣传;他还打算搞科普摄影比赛……

离世7天前,我俩约定,他与老伴今年3、4月来南通游玩。并告诉我说,50年前他来南通、如皋带兵时,从部队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再坐轮船到南通,虽说路程不算远,但路途时间长、交通不方便。

如今不一样了,从山东滕州市坐火车就可直达南通,南通不“难通”了。他还说,前些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南通考察过长江生态,南通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开阔,到南通后一定要去看看长江——这些他都没能如愿。

那天,山东省滕州市有关部门为贾友信举行了告别追思会,我写下了“为老队长送行”的一些文字,其中有一段这么写着:“为老队长送行,宜用乐声莫用哭声,他爱音乐,喜欢乐器,那我们就用乐声为他送行。”

战友们持好手中的“武器”,合奏一曲《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怀念战友》。老队长,请停下您的脚步,操起您拿手的家伙,与我们再合奏最后一曲。思念的乐声在空中飘荡,但愿音乐能给您壮胆,远行的路上不再寂寞。

灯下漫笔



水乡野趣 李陶

云片糕

□周祖斌

“白如雪,薄如纸,柔可绕指,抖落成片,入口即化,点火即燃。”让你猜一种美食,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儿时过年最喜欢吃的云片糕。

云片糕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看上去只是白白的一块,却可以剥出几十片来。有的里面有桂花、芝麻和杏仁什么的,品尝后感觉有种淡淡的甜味和糯米粉的清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片色白如雪的云片糕总是显得弥足珍贵。这种带着甜蜜滋味的糕点,是让人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

云片糕又叫雪片糕,是家乡一种传统的糕类美食。其名称是由片薄、色白的特点而来的。其质地滋润细软,犹如凝脂。糕字从“羔”,“羔”意指“补品”“温食”“软食”。“米”与“羔”联合起来,表示“米制的又暖又软的食品”。

说起云片糕的来源,还要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据说当时乾隆下江南时吃到了一种白色的片糕,香甜松软,清新可口,乾隆对其大加赞美:“何来佳点,如此大饱口福!”当

即赐名为“雪片糕”。不料乾隆高兴得竟然笔下大意,将“雪片糕”写成了“云片糕”。

制作云片糕所需原料繁多,工艺比较精细。原料主要有糯米、白糖、猪油、桂花、芝麻、瓜仁、核桃等。每种原料都要挑选上品。所需糯米粉均系隔年磨好的上等糯米粉,这样可使糯米粉去了火性,增强韧性、柔性,比起现磨现制的糯米粉要好得多。糕内拌和的食糖也都是上等绵白糖,先行溶化、浓缩四五天后才使用。各种原料分别加工妥当,再掺和拌匀,压缩成形。最后由切片师傅执锋利的大方刀,切成片片,薄如书页。云片糕一般用红纸或红纸盒包装。

好的云片糕看上去雪白,拿在手里柔软但有黏性,闻着有桂花或者核桃等的清香,吃到嘴里细腻香甜。新鲜的云片糕最为好吃。据说优质的云片糕25片一扎,用手一甩,可成扇形张开,又因为糖油充足,用火点燃即可燃烧。

云片糕的“糕”取“高”的谐音,

玉兰一瓣

寓意步步高升,祈福吉祥之意,也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和智慧,在家乡农村这也是常备的一项糕点,每逢婚丧喜事,大家都要置办一些云片糕分发给周围邻居。长辈给小辈压岁钱,一般也把压岁钱放在包装云片糕的红纸中,寄托着他们对小辈美好的祝愿。

张爱玲说:“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是啊,长大的时光里,云片糕的少年时代渐渐远了。

因而以怀旧论的,无出云片糕右者,每当看到云片糕就会有一种幸福感。雪白如云的色泽,若撕下一片,入口绵软,如雪花融化,那清甜细腻更是令人陶醉不已。

那些曾经留存于舌尖味蕾,深深眷恋的云片糕,无疑饱含长期倾注而成的深情。在这个过程之中,又增添了许多往事,并不断融入其中,于是,这云片糕便不单是果腹之物,而是成了时光,或者另一个模样的自己。

精短小说

我身上的香水味

□崔立

午后,初中生刘梅走进教室时,心还“砰砰砰”剧烈地跳个不停。

刘梅的前座,张恒已经坐在了位子上,笔直的不胖又不瘦的身板,像一条美妙的弧线,让人不由想多看一眼。张恒是在做题目吧,这么专注的样子。

刘梅已坐了一二三分钟,嘴里默念了1、2、3……一直到了180。张恒还是没有回头。刘梅敲了敲张恒的背。“有什么事吗?”张恒的眼睛像是看刘梅,又似乎并不在看。

“你,你在做什么作业?”“我在做英语。”“哦,英语呀。”“你今天是怎么了?怪怪的。”“怪吗?你,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啊。”“没有吗?”“是啊。”“你,那你赶紧去做作业吧,快点快点,转过去!”

刘梅无端地恼了,有点没来由,却又似乎有那么点缘由,但这缘由又是什么?张恒嘴巴里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转身,又开始专注地做起作业了。

张恒脑子里在想:“刘梅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这英语老师也是,布置这么多的英语作业,还让人好好过下去了……”

刘梅还在发呆,又看了面前的张恒一眼。“傻瓜,大傻瓜!大呆瓜!大笨瓜!”

刘梅把手往鼻尖闻了闻,又把

袖子往鼻尖闻了闻。香,真的是好香。小姨带回来的香水这么好闻,但为什么张恒就闻不出呢?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还是说,张恒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刘梅的心头,不由一阵的失落。

这个时候,从外面打完篮球,满头大汗进来的张恒的同桌陆灏天走进来,还没走过桌子前,突然叫道:“好香呀,是谁洒香水了吗?”陆灏天像有一对狗鼻子似的,朝着几个女同学的方向胡乱地嗅,快要嗅过来时,刘梅突然从桌子前站起了身,说:“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刘梅就朝教室外冲了出去,因为走得快,有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响起。

这天午后,刘梅匆匆地从车上下来,现在的私家车太多,停个车也费大周折。今天,是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

餐馆的一个包间里,摆了两张圆桌,一张男生坐,一张女生坐。刘梅进去时,刚好看到张恒坐在女生的那桌,几个女同学围着他,聊得还挺欢,不时能听到笑声。有女同学看到刘梅进来,喊了声:“刘梅,快点过来,张恒现在能耐着呢,他做香水的生意,说咱们身上洒什么香水,他都能闻出来。刚刚他把孙香梅和张茜的香水牌子都可猜中了。”说话的是季晓仙,和刘梅的关

系不错。

“你也让张恒闻闻,看是什么香水。”“我就不了吧。”

“来吧来吧,刘梅,她们几个还不信,我就让她们见识见识呢,我可是拥有十几年的从业经验了,这经验可不是盖的哦!”张恒自信满满。刘梅起码有十几年没见张恒了,张恒胖了,不再是那时候的美妙弧线了,就连脸部的轮廓,也没那时候的清晰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我,还是算了吧。”“刘梅,你来吧,来吧。”“刘梅……”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喊刘梅过去。

“我们家刘梅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从来不用香水的,你们呀,这是存心给张恒下套啊。”陆灏天进来了,轻轻搂住了刘梅的腰,说:“我说我停个车让你等我一会儿,你怎么就自个儿上来了呢?害我找了半天。”

刘梅说:“你又不是不认识路。”刘梅笑了,一脸柔情。

“你们俩呀,这亲热劲儿,还是去外面找个没人的地儿吧,在同学聚会上撒狗粮,还真有你们的……”同学们起着哄。

陆灏天乐呵呵地,倒没什么。刘梅是真的跑出去了,外面的风说大不大,不知怎么地,眼睛里就被吹进了沙子,滚烫的眼泪水出来了。